

畏廬新著

林琴南筆記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再版



著者

林 琴 南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上海新開路中二〇六一號
電話 一三三三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五一六號
電話 二四五九

分售處

各埠大書坊

長 廬 筆 記

定價大洋四角

畏廬筆記目錄

馬公琴

紅髯大王

元帥娘

蔣某

燕釵

舒季菁

風雨樓

巢香

吳瑄

莊平山

法百里璽天德

李七

李雲西

李明甫

穆靈芝

慕碧雲

哲學家梭倫

方夫子遺事

趙四

滿牛

古宅

二虎

台灣林氏兄弟

雀影

產鬼

圖雷窪

張貞女

夏學英

余淵

畏廬筆記

林琴南先生箸

馬公琴

楚人謂墓曰公琴。而馬生粵人。其父廬墓。生悲其父所爲。故自號曰公琴。誌哀也。年十八。已領鄉薦。革命後。生年三十餘矣。入都欲得官。顧無薦引之者。厭城市紛糾。遂移居夕照寺。寺莫詳其自始。在廣樂門內。荒陋沮洳。車行如墜深谷。寺中尙饒花木之勝。生下榻其閒。一日再食。均出諸老僕之手。長日靜坐。讀楞嚴蓮華諸經。用自排遣。去年春半。生微病不出。夜睡弗帖。起而挑燈。門忽自闢。有一老人。年約七十以外。髯長及腹。衫袖極修廣。類道人裝。入揖言曰。無介唐突。當不見罪。生知其非人。顧生平深入佛海。已悟四禪。水火無動。寧復畏鬼。遂

起肅客。客曰：足下此來圖官來乎？生曰：吾書生無遠志，得以筆墨自活，爲願已足。客曰：君長於考據乎？生曰：如何？客曰：考據之用神矣。清儒之最純實者，亭林、梨洲外，獨數閻百詩。然百詩生平一物不知，深以爲恥，適人而問，少有寧日。所箸書深切詳明，可云儒林中之魁碩。次則惠半農，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史、漢之學，所箸易、禮諸說皆確不可易。又次則江艮庭、王西莊、錢竹汀、王蘭泉、江慎修、戴東原、盧抱經諸老，名聲均若日也。果得其一偏，亦可以邀取名卿貴要之賞。識胡一寒至此，偃臥荒寺之間，無人過問也。生笑曰：閻、惠諸老，吾無其學，鄙意終以高郵父子爲不欺。先生奈何一不之及？若今日之考據家，抱阮氏之皇清經解，爲枕中秘，更將河間之提要鈔撮而強記之，拾前人糟粕，爲疊床架屋之言。雖生平專集高可隱人，閱之令人頭痛。吾雖清貧而死，決不向此故紙中乞。

憐矣。客曰：然則金石家亦不弱。生曰：是愈下矣。鐘鼎之文，周秦之碑，多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然立碑之所，往往淪廢于山崖墟莽之間。原揭不可必得，之又多翻印。然求得一紙，已不貲矣。但以天發神讖而論，可辨者但有數字而已。人已珍如秘笈。由三國推及周秦，爲事更難。且鐘鼎一物，非盛富極貴之人，而又好古者，決不能有。即使有之，字仍不識。其又何用？劉原父博極羣書，而韓城鼎銘爲原父所得，與精熟篆籀之太常博士楊南仲讀之，尙不了了。自惟王九月下至三壽是利。原父共闕二十二字不識。此二十二字，賈逵許慎多無其說。矧近代古書更稀，乃貌爲淵博，用驚愚昧。又何爲者？近人鼠目寸光，一見金石家所書多奇字，所記皆古碑中，或能辨鐘鼎完缺之一二字，自以爲心得。試問卽識此一二字，又何爲者？近人固有藏帖累數十箱，殆鐘漏一歇，子孫立時

售賣都盡。如翁覃溪筆迹。徒供骨董家爲居奇之貨色。于學問之道。一無所裨。吾決不之爲矣。客曰。良然。良然。方今金石家無幾。有一二存者。自命甚高。似一精金石。百凡學問。無所不統者。滋可笑也。雖然。由考據而入古文。如某公者。從遊不少。亦可云今日之豪傑。且吾讀其文。光怪陸離。深入漢魏之域。子雲相如。不過如是。足下苟折節與交。沾其餘瀋。亦足知名于世。生笑曰。此眞每下愈況矣。某公者。擗擗餽釘之學也。記性可云過人。然其所爲文。非文也。取古子之文句。一一填入本文。如尼僧水田之衣。紅綠參錯照眼。又患其字之不古。則逐一取換。易常用之字以古字。令人迷惑怪駭。不敢質問。但驚曰。博私詫其奇。夫古人爲文。焉有無意境義法。可稱絕作者。漢文之最宏麗者。無如封禪文。典引。及劇秦美新。然細按之。皆有脈絡可尋。卽三都兩京之賦。中間亦有起伏接筭之

筆某氏但取其皮。不取其骨。一味狂奔。余恆擬爲商舶之打貨。大包巨簍。經苦力推跌而下。貨重而艙震。又益以苦力之呼噪。似極喧騰。實則毫無意味。于是依艸附木者。尊如亞聖。排斥八家。並集矢于桐城矣。此種狂吠。明之震川。固遭其阨。試問弇州晚年。何以屈服于震川。天下文字。固有正宗。不能以護法弟子之納喊。及報館主筆之揄揚。卽能爲蜉蝣之撼也。客曰。然則詩人亦不足爲乎。生曰。詩人可爲也。以詩自市於世。則不可爲。詩人本有二病。一病相阨。一病相阿。相阨則各蓄成心。相阿則陰樹黨援。樹黨者。防己之不傳。於是汲汲立社。招集同類。一篇旣出。甲尊乙曰。後山復生。乙推甲曰。魯直再世。此尙爲實力攻詩者也。又次則無腔之留。信口而吹。葎苓與溲渤同投。嬌施合鹽嫫並坐。一篇之出。動卽千言。聽之如老百歲之唱探親。聲聲入竅。然實不能辨其句讀。然亦譁

贊高才盛推作手。此尙云文人之忠厚也。一至相阨。則罵詈聲喧。文章價賤矣。世無秋帆。亦無雅雨。一字千縑之索。恐無此愛士之人。吾不爲也。客曰。然則吾子之才敏。試入法政學堂。執業數年。粗明法律。科員不難致也。生大笑曰。難哉。法政之書。本出倭文。顛倒糾纏。讀之雖曉。新律既行。而精於舊律者。瞠然莫解。所謂忝新律家所言。無可駁詰。於是捷足者。高據刑憲之席。不經薦寵。卽爲不明律意之人。銓司無權。其能近身於刑曹。非司法者鑒賞其才。終身無躋叙之一日。吾屏棄祖國文字。而習此顛倒糾纏之刑書。又須用前清運動之力。仰面看人。其上者。得推事。次則科員。日與律師相對。以無情之面目。據可笑之刑章。吾寧死不出此矣。客曰。然則出爲諸侯之客乎。生曰。將軍幕府。必用曾習武備之人。巡按廉僚。又爲親戚故舊所有。吾生貧薄。與將軍巡按無親。揖客不重。撫

接無人。余只宜稿死矣。客喟然曰。高哉先生。語已拂袖而起。風動燈搖。門亦遂闔。意來者其靈狐也。

畏廬曰。此人太罵世矣。考據及詩文家。原無益於世。然尙爲國粹。精者自精。雖百口之詆。不能掩也。若僞文僞詩。卽不必詆之。亦將隨風埃而滅。唯所論律家一節。尙有可采。蓋新律一行。罪人之幸不少矣。吾鄉人得一穿窬之盜。盜曰。勿告官府。小人願上其贓。主人將釋之。而巡士不可。不可誠是也。殆一入官。官不得左證。而盜亦力辯其冤。立時釋去。嗚呼。爲盜而求證。是明見其盜之入。而故不言。待其竊後。始追取之。而證方可得。且盜陰類也。必在無人處行竊。欲得其證。百年無信讞矣。新律一端。其弊如此。其餘暗無天日者。指不勝屈矣。

吳璿

吳瑯者。閩之安溪人。少年美風姿。能書。十五入邑庠。其翁大賈也。病於寧波。生聞耗。附杉木之舟赴寧。省其父。船近温州洋。盜舟三艘來如箭疾。旣而審爲杉舟。無可劫。卽問誰爲船主人者。船人以瑯年少。可欺。卽指之曰。白衿而隅坐者是也。賊渠進曰。書生。吾家甚邇。不苦茶飯。幸從我一遊。遂並其裝過其舟。時已抵暮。海色蒼茫。小舟甚簸蕩。且暈。生此時念父心切。不期失聲而哭。羣賊大笑。其穉。已而易小舟。港汊甚亂。百道歧出。行一炊許。至一山村。村可百餘家。門宇相望。中有一魁碩之人。挈生手入小巷中。柴扉淨潔。有老婦應門。隨一女郎。年可十八九。髣髴甚美。生淚眼模糊。亦不之辨。旣入。老婦顏色甚善。卽曰。客子得毋饑乎。奈何穉嫗如女郎也。生自述父病。道中爲人劫質至此。而壯夫已怒目止之。勿言。媼爲之微歎而入。少須臾。膳盜自以尊酒盤肉。獨酌。生所鑒者。稀醢。

及鹽鼓而已。舍後卽廚次。小梯上一危樓。頗高爽。可以望遠。媼將臥具入。令宿。生再拜呼之爲母。媼亦慈祥。自言爲彭姓。子名彭豸。孔武有力。少年時以事受笞。則大怒去而爲盜於江中。有妹名六珠。頗知書。尙無良匹。恆力諫其兄。不見聽。唯豸尙知行孝。凡老身之言。匪不聽也。生至此計窮。知無可脫。卽問媼曰。彭壯士囚我至此。意欲何爲。媼曰。苟得贖金。卽可寧家。生曰。幽囚僻壤。去家遠。卽有金何從得。媼是問。媼曰。郎但作書。豸自爲致之。生卽自巾箱尋筆研。蓋翻覆淩亂。所有金錢盡去。但餘紙筆而已。生果作書與母。趣以千金來贖。媼且言但厲某處。可立得也。明日豸令生助母執炊。生入廚次。見六珠雖布素而奕奕如天人。不髻而辮。髮長委地。見生愕然。繼而微笑。生不敢仰視。紅潮被頰。愈顯其美。女益心醉。時堂上集賊侶十餘人。索餐。媼女匆匆治具。令生將出。授受之間。

偶觸女手。其滑如脂。生此時念父之心。幾爲之奪。卽自拊其心曰。不孝子在患難中。作妄想邪。立時容色莊肅。往來趨走。如僮廝。彥顏色亦微霽。謂生曰。汝家能出千金邪。生曰。家固非豐。然贖命之金。或不之靳。是夜衆復出。平明時得二俘歸。亦泉州人。同拘此樓。然俘頗頑健。彥則械其足不能逸。時彥家尙有季父葆卿。善人也。心薄彥之所爲。顧不能奪。見生玉貌而溫馴。問之知爲諸生。則請諸彥。挽過其家。請書楹聯。生素能書。揮洒自如。葆卿大悅。擬導之遁。而又不敢。歸而風雨大作。所囚之二客。乃乘猛雨震電中。越窗而去。生久不得家書。亦時時思遁。知遁且不遠。轉爲所得。將趣於禍。一夕方執炊。女來奪其吹簫。與之同坐。生起。女曰。執炊若職也。我來督爾。非受代也。生不敢校。然亦不敢側視。女曰。若家尙有何人。生曰。父病於甯波。不知母氏殷憂。將成何狀。語已淚泄。女曰。爾

獨無兄弟姊妹邪。生曰：有弟僅十歲，有姊已嫁夫。女曰：姊尙嫁夫，汝胡未娶？生
嚙不能答。女曰：人倫大事，試言何妨？生低首答曰：未也。女微笑以手弄其指環，
自言曰：爾指纖瘦，較我尙不如何其弱耶？生仍不答。女曰：若不畏吾兄耶？汝謂
吾兄爲何等人？生曰：俠客耳。女哂曰：俠乎亦盜俠耳。老母年高，我亦無罪，如此
行劇，設官軍一臨，玉石同碎。我將奚甘？生曰：天相老母，或不至是。女泣然曰：安
知此禍不在眉睫？語次，豸闖然入曰：瓊，汝家書至矣。果厲千金，汝脫囚矣。今夕
五鼓隨吾行。吾將導爾以舟赴宵省汝父矣。生大喜，而女已掬愁於面，似有無
窮惜別之思。於是匆匆食已，生卽歛足將事。豸曰：但取茵褥，他物皆留。然留者
亦僅筆墨書籍而已。生亦聽之。漏上五刻，豸已入。時山村微雨，豸爲將茵褥導
生出，見水際星火熒熒，則賊舟三艘停於洲尾，遂納生其中。是夕送生並以行。

剽舟甫放洋。忽聞砲聲。則巡洋之艦至。用諜言。遮之於此。砲至。立沈其一舟。舢舨爭下。兩舟不能逸。一一就擒。見生異之。生遂具告。却質之故。中有一人。則浙西人。瑯師之友劉先生。爲船中幕賓。力向主將言。生非盜。而主將固已釋之。卽問曰。汝從盜中來耶。生四顧。囚中已不見多。意墮海死矣。卽曰。知之。主將曰。以明日犂其穴。遲明吹角。舟師可一百餘人。登陸。縛囚及生爲導。至媼家。生告主將。媼善而女賢。主將見媼。亦頗憐之。女見生至。卽戰慄言曰。吳郎獨不能爲地耶。生曰。此事屬之主將。汝乞命於將軍。或得生。媼已叩頭流血言曰。不肖子遭官刑。不自甘。故行剽。然以犯婦之言。力止之。實未嘗殺人。然其罪固難道。死犯婦不行剽。而女尤謹愿。乞將軍憐之。生因私告劉先生。以媼母女善狀。劉先生言之主將。得釋勿治。遂抄沒其產。可數千金。臨行。女泣送生於道。生憐之。乞其

戒指。匆匆歸。而父病亦愈。母聞女賢。乃以人迎之。夫婦稱佳偶焉。時媼亦德女年八十餘終。

紅髯大王

畏廬曰。余譯十字軍英雄記。謂當時歐亞之英雄。在英惟李卻。在回回惟沙拉定。二人而已。且此二人工力悉敵。李卻以剛。沙拉定以柔。然雅露撒冷。爲沙拉定所據。罄十字軍之力。不能奪也。又柔道之足勝剛矣。乃不知當日金風鐵雨之中。尙有一日耳曼之大英雄。紅髯大王巴巴撓沙在也。紅髯之事。甚奇。似卽今日德皇威廉第二之前身。或且古史之故留此疑團邪。或確有其事。則不敢知。踐卓翁自入平報館。爲小說近十餘萬言。今以此篇爲大收束矣。紅髯在十字軍至東亞時。年已六十有九。方以大力征服羅馬。加冕於羅馬城。王豐饒弗